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大夫行秘書少監魏國公顏

師古集註

李廣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

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北郡而廣

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漢書卷五十四

李廣傳

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

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

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

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

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故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為上谷太

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

曰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李廣材氣笑天下云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師古曰負持也确謂競勝

敗也确音角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

宋祁曰侵上郡監本改侵作入

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

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

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鵠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翻可以為箭羽音彫廣乃從

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云馬步行行

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人生得一

人果匈奴射鵑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

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

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李廣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

鞞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

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

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騎

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

縱馬卧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

即引去平日且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
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
名將也由是人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
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
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
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
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人今廣尚於簡
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
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同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

李廣

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
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銷無緣師古曰鑊音譙
郡之譙温器也銷音火玄反銷即鈔也今俗或呼銅鈔音姚
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
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
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
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
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宋
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

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

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音步戶反

曰簿文簿

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

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擾

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

不識師古曰苦謂獸苦之也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

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

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

李廣

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

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

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宋祁曰越本無之字卧行十餘

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係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

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

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

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更當廣云失多為

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

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

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宋祁曰南本飲作欲

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宋祁曰越本作隴西殺太守

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

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

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

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

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無車之式以禮敬人

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

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

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

音來登反 音徒濫反

夫報忿除害殘去殺朕之所圖

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

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以臨右

北平盛秋師古曰秋盛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

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

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

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得入矣廣所居郡

李廣

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

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

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

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

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

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

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

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

大二十

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

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

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

急擊矣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

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

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

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

李廣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

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

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

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宋本云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歸漢法博望

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

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

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

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

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

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為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名聲出廣下遠甚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

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

李廣

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

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

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

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

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

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

如淳曰臂如後臂通

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 其善射

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

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

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

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以此愛樂

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

不發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

李廣

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云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

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

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台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

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

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

少不可羣輦也

張晏曰以水草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

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

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

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

反。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無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

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焉毋令當單

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

侯為中將軍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

李廣

將軍此傳誤也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

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生也莫府衛青行軍府。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

無廣字曰急詣部如書劉攽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

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

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

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

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

去書經封書與廣莫府女書也廣不謝大將軍

而起行意象愠怒

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

而就部引

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師古曰其也食音異

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迷也

大將

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

絕幕迺遇兩將軍

師古曰絕渡也

廣已見大將軍

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音備

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

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廣未對大將軍長

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

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

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

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

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

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

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

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

音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

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

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

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

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獄

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

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

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

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公其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

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也取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

將軍去病然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

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

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下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

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纏絡之而小也纜索

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

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

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

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

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

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

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

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

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

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

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

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

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各處即中

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嚮

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

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

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

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

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

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

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陵悔

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

奏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

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 至東浚稽山南龍

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云所見從泥野戾趙

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

息也泥音仕角反 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

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

李陵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

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

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步樂為

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

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

營外為陳前行持戟者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

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

大司馬

也一名獨獨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

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

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

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

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

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

十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李陵

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孥徙邊者隨軍為

卒妻婦大匿車中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陵搜得皆

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

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

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絃也張晏曰三十絃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脊。劉放曰三十弩一絃三十絃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絃之類單于下走

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
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
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

李陵

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
辱云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
行以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
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
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
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大司馬

李陵

卷之四

一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並攻且呼也呼音

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

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

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百五十萬矢皆盡

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

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

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

下也壘音盧對反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

李陵

步出營

蘇林曰褰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裹也

止左右

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

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

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

軍乎

宋祁曰此本客作容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

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

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

小曰三七
義乃安若只云數
十矢何能脫也
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天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

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令軍士人持二升

糒一半水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

備渴也期至遮虜郅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

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

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

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

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

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

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

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

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

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

小四四五
曰媒酒教釀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誠可痛也且
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棘戎馬之地師古曰棘踐也

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

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恭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

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宋祁曰南浙兩本

冒音莫尅反首音式授反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得人之死力

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

李陵一

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

貳師大將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

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

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

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陵

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

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

三合三

塞不至令陵見沒也。劉氏校本云預作豫非是廼遣使勞賜陵餘軍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

孫文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

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

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

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

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

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

李陵

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

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宋祁曰浙本無少

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

外都尉居奚戾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

使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單

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

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

大二三 師古曰

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

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

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

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

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

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

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

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

李陵

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

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數自

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攀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

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

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

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

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

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

大子令八

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
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霍子
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
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
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宋祁曰
字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
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
彘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

李陵

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
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傳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
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
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
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古曰趙信也失

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
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宋祁曰南本

騎作駙馬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

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廢名時漢連伐胡數通為之監也移音移

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

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問反鞮音丁奚反恐

蘇武

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

編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

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

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

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

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

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

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

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

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

隨浞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

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

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

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

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

蘇武

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

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

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

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

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

勝惠

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

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

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

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列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

為坎置焜火師古曰焜謂聚火無炎者也音於云反焜音式贍反覆武其

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宋祁曰浙本哭作共

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

蘇武

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談令降也會論虞

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

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

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

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

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

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
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
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
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
女使使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
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

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

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廼幽武置大窖中

師古曰舊米粟之窖也音工者反絕不

飲食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飢

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

毛并咽之

師古曰咽吞也音宴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

歸

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

反乳音人喻反。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

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

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

師古曰蘇說是也。中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劉放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

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

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軒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繒也。可以弋射。

藥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繫音警。又音巨京反。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於軒王愛之

武

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

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罽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

人呼小石罽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也是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

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

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

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

得歸漢空自苦云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

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不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析轅劾大

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頭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

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

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

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隋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云

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

蘇

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

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

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云不可知人生如

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又自苦如此陵

始降時忽忽如在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

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

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

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
父子云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
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
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
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

蘇武

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
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

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
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

胡頭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
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

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
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

晉一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矣反脫音士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

同音一矣反脫音士活反

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

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月昭帝即位劉敞曰數月字當

屬上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

詭言武死宋祁曰江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

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

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單于視左右而驚馬謝

百武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

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

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

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

曹劌劫齊桓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

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

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

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以隕老母已

死雖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大回反。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

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

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片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

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宋祁曰物當從武以始元六年春

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

蘇武

典屬國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

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

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

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

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彊

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

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

蘇武傳 卷四十四 世二

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書

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

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

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

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

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

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宋氏校云諸本寢下無其字

南本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

蘇武

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

召武待詔官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官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

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者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

已解在其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

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因恩戾帝舅平

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

蘇武

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

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

韓增宋祁曰額或作維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

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

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
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
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
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
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凡
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
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

蘇武

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

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挑

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

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宋祁曰南本代作

世自廣至變遂云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

仁人有教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各附於古注之下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聚賢閣國子顏 師古 集註

衛青傳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

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

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

季與主室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摠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

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

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

青冒姓為衛氏

師古曰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宋氏校本云浙本注文謂字

上有冒字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

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

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

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

數妾增也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

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

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

女也

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

子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

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

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

曰逆取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

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聞累千金君孺

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

即陳平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

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

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

衛青

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及是萬

騎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宋氏校本云

耳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

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

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

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

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

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

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遂

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首餘萬走白羊

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

河之南也以二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

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

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上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

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蕭青

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宋氏校本云姚本改鈔作鈔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

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宋祁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壘字今車騎將軍青度

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

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

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

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

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

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

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訊音信。宋祁曰注文

惡字下當添也字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

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衆

嵩青

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

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姐太僕公孫賀為騎將

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

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

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
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
若言裨將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
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
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
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

衛青

春侯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

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

為發干侯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得待罪

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

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裸

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

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

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

教摠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車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

耳不名校也 封教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真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賓

音田渾音奄。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引統眾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

戰。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封說為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

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筇侯臣瓚曰茂陵中

衛青

書云南筇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筇音並音教反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

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

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

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

紹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

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

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為中將軍太僕

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
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
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
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
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
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去。蘇建盡亡其軍

蕭寺

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

建

當云何

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

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取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

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

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

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調。軍吏皆曰善

遂囚建行在所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

戾

衛青

霍去病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

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乃衛皇后尊少兒

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

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

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

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

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劉敞曰大將軍銜將

字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

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藉若戾產

張晏曰藉若胡戾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

捕

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此類也

以

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

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

霍去病

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

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

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

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

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

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

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

夫人親壽

師古曰親母也

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

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窳乘為東

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

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

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

侯去病侯三歲宋本云三越本作一元狩三年春宋

祁曰三越作二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喻烏盩師古曰喻與踰同盩古戾

字也烏盩山名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晉

霍去病

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虜言者弗取師古

曰攝虜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虜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

音距衣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

兵蹙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蹙音

庶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蹙糟文頴曰蹙音意曹反師古曰蹙字本從金蹙聲轉寫訛耳蹙謂苦

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蹙蹙

牝鹿也音於求反。姚本云臯蘭水經云灘水東北遙石門口山高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其名疑即臯蘭山門

也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孟康曰山關名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自河山之間矣灘水又在東北臯蘭山

水自左右 殺折蘭王斬盧戾王

張晏曰折蘭盧戾胡國名也殺

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

銳

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

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

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

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宋祁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

改 師率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

皆類此也○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符四年出塞馬十

霍去病

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

去病與合騎戾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戾

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

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

數萬騎圍度磽嶇與戰一日死者過半所殺

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

贖為庶人

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

而去病出北地遂深

入合騎戾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

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

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

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

連山揚武乎鱓得鄭氏曰鱓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鱓得匈奴中地

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張晏曰單桓音塗皆胡王

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劉敞曰街單于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

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

霍去病

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

毋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

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

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

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

千騎將王王毋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

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

百人

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封破奴為從票侯

張晏曰從票騎

將軍有功因以為號

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

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

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

為煇渠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宋祁曰注末也

字當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

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

如去病

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

去病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驍銳○

霍去病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宋祁曰絕字下校添也字

然而

諸宿將常留落不耦

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

師古曰道

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

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

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

霍去病

王萬戶為漯陰侯

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

封其

裨王呼毒屋為下摩侯

文穎曰呼毒屋胡王名也

雁疵為

輝渠侯

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陰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陰之庇疒音女革反

禽黎為河綦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黎轉寫誤耳。劉敞曰注文烏字

上少禽字

大富戶調雖為常樂侯

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

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宋本云景德本富作當

於是上嘉去病之

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

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犇於率

師古曰萌字與旺同犇古奔字

○宋祁曰注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

餘人師古曰言能引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捷

捷音立昭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

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

曰重興軍旅之勞及比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

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

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

霍去病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

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宋本云姚本於此下有臣

黃曰沙上曰幕李陵歌曰徑千里兮渡沙漠十五字今大發卒其執必得

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

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

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

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平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

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

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

作六病

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

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

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

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宋祁曰從當作縱會日且入

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

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

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

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

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

搏也拏音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

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

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

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

霍去病

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

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

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

曰或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尸反廣自殺食

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

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公蠡王

自立為單于師古曰公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

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

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

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

所獲董允之士服虔曰董音熏董允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董字與董同鬻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

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

章渠單于之近臣也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戾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

晉灼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

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二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

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

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霍去病

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

驃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古師

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

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古師

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之充反軒音居言反皆從

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

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

卷之六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

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

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

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

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

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

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二萬匹廼置

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

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

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

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

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

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

霍去病

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

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

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

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

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蹙躡而戲也躡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

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

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

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

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堅謚

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

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

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

霍去病

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

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

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

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

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

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

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

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

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

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廼詔

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

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宋

氏校本云浙本廬作廬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

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

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

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

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

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

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反事景帝至武

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

將軍出伐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將軍出伐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

二歲○宋祁曰景德本十二歲作八歲為騎將軍出伐亡卒

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

地後票騎失師古曰期字上有失字期當斬

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

程去病

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十歲復

以因杆將軍再出繫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

方北。劉奉世曰武紀敖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亡士多下

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文頴曰沮音組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

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

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
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
從大將軍允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
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羽人

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翊音許羽反

武

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
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

霍去病

百斤明年為左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
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繫昆
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

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

為左將軍繫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
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為斬首虜十一萬餘級
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
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
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
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
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

霍去病

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
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功胡至匈河水
無功後一歲繫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
一歲以浚稽將軍將三萬騎繫匈奴左王
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
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

安國宋祁曰越本國字作定字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

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

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侯

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

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

霍去病

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

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